

元
文
類



和16
966
2



元文類卷七

七言律詩

聞擣衣

露下碧梧秋滿天
砧聲不斷思絲絲
北來風俗猶存古
南渡衣冠不及前
苜蓿總肥宛駟裏
枇杷曾泣漢嬋娟
人間俯仰成今昔
何待他年始惘然

趙孟頫

溪上

溪上東風吹柳花
溪頭春水淨無沙
白鷗自信無機事
玄鳥猶知有歲華
錦纜牙樯非昨夢
鳳笙龍管是誰家
令人苦憶東陵子
擬問田園學種瓜

趙孟頫

道場山

絕頂清秋凌翠煙
登臨應費酒如川
平生能著幾兩屐
負郭何須二頃田
初日出雲光射地
雙溪入湖波接天
升高望遠我所愛
青壁有路何當緣

趙孟頫

蛾眉亭

趙孟頫

天門日湧大江來，牛渚風生萬壑哀。青眼故人攜酒共，兩眉今日為君開。蒼崖直下蛟龍吼，白浪橫空鵝鶴迴。南望青山懷李白，沙頭官渡苦相催。

多景樓

趙孟頫

層巔官閣幾時修，繞檻長江萬古流。白露已零秋草綠，斜陽雖好暮雲稠。平南籌策張華得，治內人才葛亮優。景物未窮登覽興，角聲孤起甕城秋。

雨花臺

趙孟頫

雨花臺上看晴空，萬里風煙入望中。人物車書南北混，江山襟帶古今同。昆蟲未蝨霜先實，鳳鳥不鳴江自東。綠髮劉伶緣醉死，往尋荒冢酌西風。

過岳王墓

趙孟頫

鄂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

望旌旗英雄已死，何嗟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錢唐懷古

趙孟頫

東南都會帝王州，三月鶯花非舊游。故國金人泣辭漢，當年玉馬去朝周。湖山靡靡今猶在，江水悠悠只自流。千古興亡盡如此，春風麥秀使人愁。

海子即事

趙孟頫

白水青林引興多，紅裙翠黛奈愁何。底從暮醉兼朝醉，聊復長歌更短歌。輕燕受風迎落絮，老魚吹浪動新荷。餘不溪上扁舟好，何日歸休理釣蓑。

弁山佑聖宮次孟君復韻

趙孟頫

意行騎馬到林間，晴霧都沈遠近山。瓊樹著花春自早，翠禽雙語意相關。一杯到手先成醉，萬事無心觸處閑。猶欠抱琴來託宿，靜中規寫水潺湲。

城南山堂

趙孟頫

手種青松一萬栽，草堂留在翠屏隈。推窗綠樹排簷入，臨水紅桃對鏡開。山雉唯迎朝日去，暝禽嗁傍夕陽來。老妻也有幽棲意，數日遲留不肯迴。

春日言懷

趙孟頫

點點飛花欲送春，萋萋芳草正愁人。黃蜂釀蜜經營急，紫燕銜泥來去頻。才似茂陵非晚遇，美如曲逆不長貧。久知求富都無益，但喜論詩若有神。

紀舊游

趙孟頫

二月江南鶯亂飛，雜花開樹柳依依。落紅無數迷歌扇，嫩綠多情妬舞衣。金鴨焚香川上暝，畫船撸鼓月中歸。如今寂寞東風裏，把酒無言對夕暉。

東陽八景樓

趙孟頫

山城秋色淨朝暉，極目登臨未擬歸。羽士曾聞遼鶴語，征人又見

塞鴻飛。西流二水玻璃合，南去千峯紫翠圍。如此山川良不惡，休文何事不勝衣。

贈周景遠田師孟

趙孟頫

與子同客帝王州，一日不見如三秋。風高氣肅雁聲急，天晴日暖蛛絲游。籬下黃花為誰好，水邊紅樹令人愁。世間萬事可撥遣，日痛飲醉即休。

金陵懷古

趙孟頫

銅雀春深漢苑空，邯鄲月冷照秦宮。煙花樓閣西風裏，錦繡湖山落照中。河水南來非禹迹，冀方北去有唐風。溪城秋色催遲暮，愁對黃雲沒斷鴻。

和周待制朝迴詩韻

袁桷

雉尾高張擁玉皇，彤庭金榜粲明光。舞階飛絮呈滕六，執銳傳臚轉阿香。珠帽簫聲雙窈窕，翠旌雲影互方洋。侍臣誰近前階立，願紀堯年化日長。

蛾眉班肅整皇皇恰匝松陰漏午光舞翹當軒催進酒表函登陸
促傳香六龍捧御雲中日三象輸琛嶺外洋欲識兩宮清淨理薰
風殿角漏初長

無題次伯庸韻

袁桷

金縷歌殘月滿江玉顏曾憶侍油幢象牀雲重恩專壹鯨錦波翻
賜疊雙春淺正宜氈作幕夜涼深恨魴爲窗浣紗可是無靈匹側
足寒溪濺石淙
翠簾匝匝護朱光千葉宮桃滿院香閨苑有鸞通尺素靈橋無鵲
寄流黃上林賦罷歸巴蜀興慶詞工謫夜郎不是月中親度曲世
人那解聽霓裳
相期來似石城潮日望晴虹結綵橋卻月眉愁歌漸遠凌波步近
意非遙抽琴有恨迴清角疊袖無塵轉絲腰弄玉最憐隨鳳去秋
來誰與伴吹簫
白髮詞臣兩耳垂華映堆笏陋牛醫宮娥引燭催麻日院吏傳更

寫制時蠟燃化生秋夕賜翠標疊勝歲華移低頭欲說唐朝舊願
侍虛皇進玉卮

奉題延祐宸翰

鄧文原

欽惟仁宗上承祖武蒐羅俊彥求治靡寧尤尊禮儒臣務敦風化
由是治書侍御史臣郭貫擢禮部尚書凡在選者六人惟貫進秩
有加親灑宸翰昭示龍光忝備臣僚咸增鼓舞集賢直學士臣鄧
文原謹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宵旰需賢表薦紳秩宗首選贊華勛官聯天府璇璣象帝闡河圖
琬琰文曾聽簫韶瞻曉日仰攀弓劍泣秋雲小臣作頌稱仁聖湛
露承恩未足云

題小薛王畫鹿

鄧文原

禮樂河間雅好儒曾陪校獵奉鑾輿書長靈囿觀遊後政暇嘉賓
燕集餘蛺蝶圖工人去久騶虞詩好化行初宗藩翰墨留珍賞憑
仗相如賦子虛

陪高彥敬游南山

鄧文原

不到南山又二年
離離秋草映寒泉
東林蕭散開蓮社
西晉風流棹酒船
古寺雲煙終日合
長松風雨半空懸
謝公未了登臨興
故向禪房借榻眠

郎中蘇公哀挽

志道

鄧文原

塞垣重鎮雪雲堆
畫諾人稱幕府才
流馬道艱逢歲儉
涸魚民困得春回
陽關猶記歌三疊
杜老俄成賦八哀
夜靜燕臺山月冷
祗疑化鶴一歸來

司業李公哀挽

元禮

貢奎

山立庭紳聳眾觀
名高真不愧儒冠
文章清廟藏琛玉
勳業烏堂振羽翰
譽重朝端知有子
貧憐身後似無官
百年耆舊彫零盡
展卷哀辭忍淚看

內翰哀挽

暉

張養浩

束髮耽經晚益勤
平生精力盡斯文
先朝十老今餘幾
當代三王

獨數君李賀
屢煩韓愈駕
羊曇空阻謝安墳
玉堂寥索人何在
洛日淇川滿白雲

送袁待制扈從上京

虞集

日色蒼涼映赭袍
時巡無乃聖躬勞
天連閣道晨留輦
星散周廡夜屬橐
白馬錦韉來窈窕
紫駝銀糞出蒲萄
從官車騎多如雨
獨有揚雄賦最高

朝迴和周待制韻

虞集

三十六竿吹鳳皇
九重春色絢天光
卿雲微動旌旗煖
湛露初晞草木香
貝葉神師東度嶺
金輿馴象北浮洋
小臣職在歌功德
拜手陳詩對日長

送朱生南歸

虞集

喜子南歸盱水上
經過為我問臨川
幾家橘柚霜垂屋
何處蒹葭月滿船
應有交游憐遠道
試從父老說豐年
寒機早晚成春服
一平安報日邊

題南野亭

門外煙塵接帝局坐中春色自幽亭雲橫北極知天近日轉東華
覺地靈前澗魚游留客釣上林鸞嘯把杯聽莫誇韋曲花無賴獨
擅終南雨後青

虞集

歸蜀

我到成都住五日駟馬橋下春水生過江相送荷主意還鄉不留
非我情鷓鴣輕後下溪足鸚鵡小窗呼客名賴得郫筒酒易醉夜
深衝雨漢州城

虞集

自仁壽迴成都

還鄉思速去鄉遲王事相縻敢後期里父留看題壁字山僧打送
捨田碑胡桃筇竹南方要盧橘枇杷上國知此日君親俱在望徘徊
三顧欲何之

虞集

謝周南翁

使過池陽聞上日好懷浩蕩為君開江干維楫車馬集亭上持杯

虞集

風雨來通夜魚龍聽語竟明年鴛鴦憶朝迴九華秋色翠可食為
問謫仙安在哉

送李通甫赴湖南行省都事

虞集

黃鶴樓前江水春江花飛接渡江人日長青瑣文書簡雨過滄州
杜若新應共庾公揮扇坐每尋崔顥賦詩頻三公舊掾多為相行
見迴車載繡茵

御溝詩次宋顯夫韻

虞集

御溝雪融三月初鳧鷖鴻雁總來居蒲萄水綠可為酒楊柳條青
堪貫魚透迤天河起箕尾滉漾雲海浮青徐舟前花落傍飛燕隄
上風來溼舞裾翠輦時留金駮裏錦波不著玉芙蓉臨流宋玉偏
能賦莫待東都客問予

試院書事

馬祖常

棘闈粉署隔重牆校藝分官屬正郎五夜風簾燒蠟燭九天冰樹
劑龍香周旋接武尚書履供帳留茵御史牀臚唱閣門春色曙侍

臣應奏慶雲章

題光山縣孔宰幽風亭

馬祖常

光山近在故山西樹滿岡頭稻滿畦鄰屋讀書相教授社祠醉酒
共提攜水牛礪角嫌畊少野蠶抽絲喜價低春雨行田無從吏獨
騎齋馬畏青泥

送宋顯夫南歸

馬祖常

琵琶溝北識君初藉甚才華二十餘欲賦兔園千孝邸不因狗監
進相如瀟湘路熟逢知己韋杜天低望故居攜幼歸來拜邱壟南
遊莫戀武昌魚

駕發

馬祖常

蒼龍對闕夾天閣秋駕凌晨出國門十萬貔貅騎騾裏一雙日月
繡旗旛講蒐獵較黃羊圈錫宴恩沾白獸尊赫奕漢家人物盛馬
卿有賦在文園

送袁德平歸越

王士熙

平湖如鏡靜秋波禹穴西風捲碧蘿狂客有船都載酒道人無字
不籠鵝牀頭舊笏青雲近窗下殘編白雪多燕市塵深拂衣去海
門何處問漁蓑

送王在中代祀秦蜀山川

王士熙

太華雲連蜀棧低柳花三月紫騮嘶香浮曉露金險溼旛拂春煙
絳節齊策牘當年登桂苑詞林後夜趣芝泥長安遊客應無數誰
共王褒頌碧雞

題郭忠恕九成宮圖

王士熙

鐵馬歸來定太平九成宮殿暑風清龍蟠古洞長藏雨鳳入層臺
自度笙畫棟塵空巢燕去蒼崖雲掩路碑橫秦川忽向丹青見魂
夢依稀識化城

驪山宮圖

王士熙

翠嶺含煙曉仗催五家車騎入朝來千峯雲散歌樓合十月霜晴
浴殿開烽火空臺留草樹荔支長路認塵埃月中人去青山在始

信昆明有劫灰

題鮮于伯幾與仇廉訪帖

王士熙

三生文采趙公子四海聲名仇使君彈琴不作廣陵散焚香遙駐

博山雲玉署春來鸞漫語繡衣人去雁空聞龍蛇兩紙光如玉即

是安西與右軍其帖之語曰趙公子明日欲過寒舍看書畫廉訪

有跋帖廉訪字彥中今其

寄上都分省僚友

王士熙

天上風清暑盡消尚方仙隊按雲韶白鵝海水生鷹獵紅藥山岡

詐馬朝涼入賜衣飄細葛醉題歌扇溼輕綃河隄楊柳休傷別八

月星槎到鵲橋

畫省薰風松樹陰合歡花下日沈沈腐儒無補漫獨坐故人不來

勞寸心紫極三台光景接洪鈞萬象歲年深灤江回首九天上誰

傍香爐聽舜琴

題節婦

王士熙

寒窗機杼泣秋風鏡影鉛雲不汝同明月有光生夜白貞松無夢

如春紅羅襦舊繡天吳拆綠綺離弦海鶴空陌上行人指華表閉

門疎雨落梧桐

上京次伯庸學士韻

王士熙

侍臣催講御階西雲靜觚稜曉色低天闕神州卑兩漢地連碣石

轉三齊含香畫永閑青瑣視草堂幽溼紫泥最憶東山老松樹秋

風應有鶴來栖

大都雜詩

宋本

拋卻漁竿滄海邊拂衣來看九重天畫闌九陌橋如月綠影千門

樹似煙南國佳人王幼玉中朝才子杜樊川紫雲樓上如灑酒孤

負春風二十年

繡錯繁華徧九衢

上林辭賦漢西都

朱門細婢金條脫紫禁材官

玉鹿盧萬里星辰開上界四朝冠蓋翊皇圖東鄰白面生紈綺笑

殺揚雄卧一區

七

瀘溝曉月墮蒼煙十二門開日色鮮海上神山無弱水人間平地有鈞天寶幢珠珞瞿曇寺豪竹哀絲瑋瑁筵春雨如膏三萬里盡將嵩呼祝堯年

形勢全燕擁地靈梯航萬國走王城狗屠已仕明天子牛相寧知別太平玄武鉤陳騰王氣白麟赤雁入新聲近來朝報多如雨不見河南召賈生

姑蘇臺

劉致

麋鹿應知易代頻吳趨誰唱不堪聞捧心臺暗梨花月抉目門深薜荔雲江閣水犀歐冶劍氣騰金虎闔廬墳計然已死鴟夷逝寂寞五湖西日曛

繇竹縣治

楊士靜

通衢砌石薜生鱗三兩人家屋宇新嚴子有祠存故里魏公無第與比鄰傳訛共說千年樹問話那逢百歲人回首向來佳麗地暮雲斜日紫巖春

燕中懷古

李源道

荆卿墓上草離離郭隗臺邊對落暉戰國山川秋氣壯中原豪傑曉星稀乾坤納納無人識南北年年有雁飛說似瀘溝橋畔柳安排青眼送將歸

宗陽宮玩月

楊載

老君臺上涼如水坐看冰輪轉二更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風露寂無聲蛟龍並起承金榜鸞鳳雙飛載玉笙不信弱流三萬里此身今夕到蓬瀛

擬去京師

楊載

囊衣橐載道傍車人事匆匆歲欲徂風雨五更雞亂叫關河千里雁相呼蕪菁散漫根猶美桑柘蕭條葉正枯卻上高邱重回首五雲繚繞帝王都

貢袁諸公修史

楊載

詔編國史有程期正是諸郎傑直時虎士守門宮杳杳雞人傳箭

漏遲遲窗間夜雨銷銀燭城上春雲壓綵旗才大各稱天下士書成當繼古人為

宿李陵臺

周應極

曠野平蕪入壯懷征鞍小駐李陵臺關河萬里秋風晚霜月一天鴻雁來持節蘇卿真壯士開邊漢武亦奇才千年懷古無窮意且向郵亭酌酒杯

睢陽懷古

李鳳

睢陽城郭劫灰餘風景蕭條市井疎堤接汴梁分驛路地連齊魯幾兵車張巡戰壘沙沈戟闕伯提封草滿墟珍重開元遺寺在石幢猶刻魯公書

周氏慈雲庵

揭傒斯

韓阿松柏野煙飛丞相文章入鳳池華屋青山春掩冉浮雲流水著透迤嘯烏時拂巖花落馴鹿長環宰樹悲唯有慈孫禁垣裏年年南望不勝思

元文類卷七

元文類卷八

五言絕句

錄汴梁宮人語

一人深宮裏經今十五年長因批帖子呼到御牀前
 歲歲逢元夜金蛾鬧簇巾見人心自怯終是女兒身
 殿前輪直罷偷去賭金釵怕見黃昏月殷勤上玉階
 翠翹珠掘背小殿夜藏鉤驚地羊車至低頭笑不休
 內府頒金帛致酬賀節盤兩宮新有旨先與問孤寒
 人間多棗栗不到九重天長被黃衫吏花攤月賜錢
 仁聖生辰節君王進玉卮壽棚兼壽表留待北還時
 邊奏行臺急東華夜啟封內人催步輦不候景陽鐘
 畫燭雙雙引珠簾一一開輦前齊下拜歡飲辟寒杯
 聖躬春閣內只道下朝遲扶仗嬌無力紅綃貼玉肌
 今日天顏喜東朝內宴開外邊農事動詔遣教坊回

楊奐

駕前雙白鶴日日候朝回自送鑾輿去經年更不來
陡覺文書靜相將立夕陽傷心寧福位無復夜薰香
二后睢陽去潛身泣到明卻回誰敢問校似有心情
爲道圍城久粧奩鬪犒軍入春渾斷絕飢苦不堪聞
監國推梁邸初頭靜不知但疑牆外笑人有看宮時
別殿弓刀響倉黃接鄭王尙愁宮正怒含淚強添妝
一向傳宣喚誰知不復還來時舊鍼線記得在窗間
北去遷沙漠誠心畏從行不如當日死頭白若爲生

酬昭君怨

楊奐

玉貌辭金闕貂裘擁繡鞍將軍休出戰塞上雪偏寒

劉因

春日

游絲困無力欲起重悠揚芳草落花滿相思春晝長

劉因

石鼎聯句圖

玩世如一鼎姓名誰得問仙翁應自笑知我有鄒訢

蝮蛄

劉因

後利前還澀陰陽體段分不須觀兔尾卽此見羲文

薔薇

劉因

色染女眞黃露凝天水碧花間日月長朝暮閱兩國

盧摯

采薇圖

服藥求長年孰與孤竹子一食西山薇萬古猶不死

吳澂

題張尹書巢

食息不離書令尹非蠹魚騰身出巢外編簡不如吾

賀復孫

醢雞糞裏天露蟬殼外身此巢何處著六合一微塵

賀復孫

題江州庾樓

宿鳥歸天盡浮雲薄暮開淮山青數點不肯過江來

安熙

錢選宮人圖

露冷月華白悠悠方寸心夫君渺何許悵望碧雲深

王結

市莊

市莊主人踏門徵詩短歌六章用塞雅命其卒章之亂聊示莞爾
之謔云躬畊之暇擊壤緩歌抱膝微吟亦足以超然於天壤間也
烏府振弘規鳳閣司宛畫退食休別墅逍遙古樂國
沃若成都桑爛斑青門瓜隱顯亮殊途高致惟一家
晨鐘趨朝班日盱遊市莊兩兒帶經鋤奕世流芬芳
若人孔氏徒臺閣揚清風休日植杖耘高揖荷蓀翁
城居匪湫隘桑果連畛畦吾廬有高興何必空山棲
老我縛塵纓山林渺遐想羨君市有莊取魚兼熊掌

節婦黃氏

馬祖常

白日松臺閣青山石椁沈十年哭夫淚下入九泉深

過李陵臺

馬祖常

蹠林聞野祭漢室議門誅辛苦樓蘭將淒涼太史書

七言絕句

讀汝南遺事

楊奐

軛道牽羊事已非更堪行酒著青衣裹頭婢子那知此爭逐君王
烈焰歸

六朝江水故依然隔斷中原又百年長笑桓溫無遠畧竟留王猛
佐符堅

明皇擊梧圖

李俊民

不使梨園弟子知太平音在鳳凰枝一朝野鹿銜花去長恨秋風
葉落時

過陳司諫墓

劉祁

鸞坡烏府舊遊空三尺孤墳野寺中猶有憂時心不死墓門昨夜
起秋風

瀟湘夜雨

李治

遠寺孤舟墮渺茫雨聲一夜滿瀟湘黃陵渡口風波暗多少征人
說故鄉

墨海棠

李治

漢宮愁絕冷檉枝一醮劉郎兩鬢絲甲帳夜寒銀燭短六銖雲帔
獨來時

征南口號

杜瑛

春早雲南麥已黃瀘江蒸霧水如湯馬蹄半帶陰山雪變作人間
六月涼

春日雜詠

徒單履

東風簾幕半塵埃歌舞臺空畫不開試問雙飛新燕子今年社日
為誰來

登北邙山

楊果

干戈叢裏過壬辰原上纍纍冢墓新寒食清明幾家哭問來都是
陣亡人

魏家池館姚家宅佳卉而今採作薪水北水南二三月舊時多少
看花人

村居

楊果

草堂有燕賀新成沙渚無鷗續舊盟滿徑落紅風掃靜一渠春碧
雨添平

春波淡淡捲寒漪長日蕭蕭靜竹扉村舍蠶催桑葉大山田鹿食
麥苗稀

峴山秋晚圖

楊果

江水江花遶大隄太平歌舞習家池而今風景那堪畫落日空城
鳥雀悲

太真教鸚鵡圖

馮謂

溫泉賜浴意融怡猶念靈王玉笛吹卻怕能言泄幽事丁靈慎勿
語人知

覃懷春日

趙復

江南江北半浮生蹤跡居然水上萍竹雞嘯罷山雨黑蠶子生時
桑柘青

春晴

劉辰翁

江柳長天草色齊新晴何物不芳菲無因化作千蝴蝶西蜀東吳

款款歸新燕池塘綠雨肥初晴未暖日光微角巾猶帶花梢溼纔倚闌干

見絮飛

春浦帆歸圖

孟攀鱗

涵空水色碧於苔照眼山光翠作堆疑是桃花源上客輕舟天外

得春來

杭州聞角

梁棟

聽徹哀吟獨倚樓碧天無際思悠悠誰知盡是中原恨吹到江南

第一州

有懷

劉秉忠

雨過幽庭長綠苔東風時為掃塵埃無人曾見春來處門外桃花

只自開

風雨圖

許衡

南山已見霧昏昏便合潛身不出門直到半途風雨梗倉惶何處

覓前村

風雨迴舟

張孔孫

風雨來時撥櫂迴濟川心事有誰知停舟且做江湖夢浪靜風恬

未是遲

水仙花

商挺

海上三山壁月明人間誰識許飛瓊秋風吹上青鸞背來散天香

與素英

明月珠衣翡翠裳冰肌玉骨自清涼不隨王母瑤池去來侍維摩

病几傍

書事

劉因

當年一線魏瓠穿直到橫流破國年草滿金陵誰種下天津橋畔

聽嘒鶉

卧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旌旗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

五之頁卷八

五

七歲兒

朱張遺學有經綸不是清談誤世人白首歸來會同館儒冠爭看

宋師臣風節南朝若不伸泝流直要到崑崙世宗一死千年欠此是黃河

最上源唱徹芙蓉花正開新聲又聽采茶哀秋風葉落踏歌起已覺江南

席卷來

劉因

山寺早起松窗一夜遠潮生斷送幽人睡失明夢覺不知春已去半簾紅雨

落無聲

劉因

讀史評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邊

受屈人

劉因

山行

西崦人家竹暎溪山深雨暗到來遲行窮谷口水才見流盡巖花

春不知

劉因

山家馬蹏踏水亂明霞醉袖迎風受落花怪見溪童出門望鵲聲先我

到山家

劉因

寫真詩卷龍祠嶽廟盡冠巾雨露何關土木身不是二程窮物理誰從一髮

辨天真

宋衛

已巳春往均州武當卻立翠屏新碧玉溶溶漢水奔如畫江山千古在城闔幾度

戰塵昏

宋衛

觀出獵金鉞染血犬銜毛倒臂蒼鷹掣錦條紅日下山秋塞闌齊歌野樂

平原馬首雁行齊
狡兔深藏鳥不飛
環立傳觴人半醉
斜欹貂帽雪中歸

壽陽梅妝圖 錢選畫

王思廉

一聲白雁度江潮
便覺金陵王氣銷
畫史不知亡國恨
猶將鉛粉記前朝

昭君出塞圖

王思廉

黃沙堆雪暗龍庭
馬上琵琶掩淚聽
漢室禦戎無上策
錯教紅粉怨丹青

汾亭古意圖

張礎

漢家宮闕白雲秋
魏國川原過雁愁
萬古松風一茅舍
不隨華屋變山邱

關山風雨圖

張礎

山氣凝寒雨不開
江濤拍岸雪成堆
漁翁慣識風波惡
天際孤舟已早迴

絕句四首

趙孟頫

春寒惻惻掩重門
金鴨香殘火尚溫
燕子不來花又落
一庭風雨白黃昏

湘簾細織浪紋稀
白苧新裁暑氣微
庭院日長賓客退
滿池芳草燕交飛

搖落山川草樹稀
白雲時逐雁南飛
苦無綠酒酬佳日
猶有黃花媚夕暉

梅花半落雪飄零
楊柳青青江水生
一夜東風吹雁過
江南江北總多情

錢選畫花

陳儼

霄翁夙號老詞客
亂後卻工花寫生
寓意豈求顏色似
錢塘風物記昇平

題道院

高克恭

綠陰無際壓蒼苔
爲愛幽深手自栽
風月早知煩耳目
不教春筍

過牆來

草色琅玕遍兩楹蚤陰才過午陰清斜陽又送西軒影一就移牀待月生

無錫山中留題

高克恭

山深自昔無車馬道在何曾畏虎狼祇恐閒人來看竹淋漓醉墨污新牆

卽事

高克恭

古木陰中生白煙忽從石上見流泉閒隨屈曲尋源去直到人家竹塢邊

過弋陽

高克恭

雷聲驅雨過山西山腹雲根似削齊日暮牧兒歸不得料應白水漲前溪

過信州

高克恭

二千里地佳山水無數海棠官道傍風送落紅攬馬過春光更比

路人忙

過京口

高克恭

北來朋友不如鴻幾箇西飛幾箇東多少登臨舊臺觀闌干閒在夕陽中

寄王總管

李昶

華陽東下古梁州五馬旌旗擁上游腸斷寒江衣帶水令人空望鎮南樓

過故縣垣

李昶

憲宗皇帝射臺高氣壓蠻江萬丈濤玉輦不歸巖樹冷白雲何處醉蟠桃

杏花始開小酌

安熙

生紅和露滴胭脂又到芳春寂寞時便擬提壺花下醉卻愁着殺背陰枝

杖藜吟遶去還來收拾春光入酒杯自是風花要題品等閑蜂蝶

莫相猜

和郭安道治書韻

周馳

西風吹起白蘋波，半夜扁舟掠岸過。不向長橋酤一醉，滿天明月奈秋何。

君醉淋漓我浩歌，古人為恨復如何。秋來幾日渾無賴，已有新霜著芰荷。

江間小艇數能乘，活計今加船子僧。近喜老妻能斫脍，欲令稚子學扳罾。

久客思歸歸未能，題書附與遠遊僧。吳松江上鱸魚美，何處人家不下罾。

遼陽高節婦

王結

天東長白近蓬瀛，縹緲仙人玉雪清。鳳去紫簫聲已絕，青鸞獨跨上瑤京。

秋懷

曹元用

沙磧秋高宛馬肥，哀笳一曲塞雲飛。南都兒輩應相念，過盡征鴻猶未歸。

贈李祕監

張養浩

封章曾拜殿庭間，凜凜丰儀肅九關。回首橋山淚成血，逢君不忍問龍顏。

青山白雲圖

虞集

獨向山中訪隱君，行窮千澗水沄沄。仙家更在空青外，只許人間禮白雲。

水芙蓉

虞集

長洲宮沼醉西施，蕩漾蘭舟不自持。願奉君王千歲樂，一盤清露玉淋漓。

木芙蓉

虞集

九月襄王燕渚宮，霓旌翠羽度雲中。滿汀山雨衣裳溼，宋玉愁多賦未工。

春雲

虞集

春雲冉冉度宮城樓雪初融水半生行過御溝成久立舉頭枝上

有唳鸞雨裏輕塵道半乾朝迴隨處借花看牆東半樹垂楊柳飛絮時來

聽雨

虞集

屏風圍暖鬢毵毵絳蠟搖光照暮酣京國多年情盡改忽聽春雨

憶江南何處它年寄此生山中江上總關情無端繞屋長松樹盡把風聲

庚午廷試次韻

虞集

待漏宮門聽鑰開袖中進卷總賢才奏名殿裏千花合傳勅階前

好雨來千花覆檻柳垂絲晝刻傳呼淑景移聖主自觀新進策侍臣簪筆

立多時

曹將軍馬

虞集

高秋風起玉關西踏鐵歸朝十萬蹏貌得當年第一匹昭陵風雨

寄家書

馬祖常

春雲閣雨花泥少池上波平飛白鳥薊中河外盡天涯蓮葉圓時

題柳道傳詩卷

馬祖常

九曲珠穿蟻度絲雙環鏡透月輪虧人間自有鷓鴣侶早奏簫韶

宮詞

馬祖常

華清水殿繡芙蓉金鴨香銷寶帳重竹葉羊車來別院何人空聽

景陽鐘銀牀井冷露溥溥半臂薰衣釧辟寒不恨長門冬夜永小奴休報

鞞羅單

長門月轉漏聲催自慰寒衣減帶圍休怕官家嫌體弱細腰曾是

楚王妃

合宮舟泛濯龍池端午爭懸百絲絲新賜承恩脂粉禮上陽不敢

妬娥眉

繭館線絲溼翠翹夫人纖指織龍綃羅襦雙佩清晨響只恐君王

有晏朝

八姨粉翠錫千縉脂盃新妝百寶勻白髮上陽宮女老補衣重拆

繡麒麟

卯酒微微解宿醺催花羯鼓報新聲君王好錫承恩宴辛苦邊頭

百將營

露蘭研粉壽陽妝奩內新燒百刻香圓舌教成鸚鵡語偷將玉笛

送靈王

銀河七夕渡雙星桐樹逢秋葉未零萬歲君王當宁坐妾身不顧

命如萍

花氣蒸霞淑景明望仙樓上看彈鷲李暮吹笛宮牆外學得梨園

第一聲

孟光學案圖

王執謙

白髮梁鴻與世乖賴逢光也配其才五噫歌罷愁無奈不覺春從

案上來

題甄氏訪山亭

陳觀

水流花落石生雲日靜風喧草欲薰老去風流猶未減一丘一壑

要平分

雨後西山翡翠堆結亭直欲近巖隈從今記取溪頭路一日須來

一百迴

清明日遊太傅林亭

辛文房

隔水園林丞相宅路人猶記種花時可憐總被風吹盡不許遊人

折一枝

玉簪

張澹

開軒俯瞰碧雲衢
白筆含香半吐鬚
帶露折來何處可
膽瓶秋水澹如無

過郝參政墓林

鮑仲華

茂林喬梓上干雲
葉葉曾沾雨露恩
萬古西山青不斷
鳥嘯花落幾黃昏

元文類卷八終

元文類卷十三

奏議

時務五事

至元三年

許衡

臣衡誠惶誠恐謹奏呈時務五事伏念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疏不期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亦叨寵遇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思益萬分但迂拙之學本非求仕言論鄙直不能回互矯趨時好孟子以責難於君陳善閉邪迺為恭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者其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少補云

立國規摹一

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

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
定論而終身由之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為之哉古今
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它愛與
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為治也何有然
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
梗吾愛於此為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
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眾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卻顧因
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外行甚易日戛月摩周旋
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
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蚤有
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國朝土宇曠遠諸
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
可以長久故後魏遂金歷年最多其它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
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

後魏拓拔氏改姓元都雲中遷洛十六帝一百七十一年
遼耶律改劉氏都臨潢徙無常處九帝二百一十八年
金完顏氏都上京遷燕九帝一百一十八年
前趙劉元海據平陽三主二十五年
後趙石勒都襄國六主三十二年
前燕慕容皝都薊遷鄴三主二十四年
前秦苻堅都長安五主四十四年
後秦姚萇都長安三主三十四年
南燕慕容德據廣固二主十二年
南涼秃髮烏姑據廣固三主十八年
西秦乞伏國仁據金城四主四十七年
後燕慕容垂據中山鄴四主二十五年
夏赫連勃勃據朔方三主二十五年
國家仍處遠漠無事論此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陸行

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動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實歷代帝王為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諠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温温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水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惶而不達此創業垂統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也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當議此此而不務孰為可務顧乃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痍雖曰守成實如創業規摹之定又難於嚮時矣然尾大之勢計聖謀神算已有處之之道非

臣區區所能及也此外唯當齊一吾民之富實興學練兵隨時損益稍為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也

中書大要二

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櫛理又譬之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自為而能用夫櫛與匕焉是即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役庶務將見日勤日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治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宰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敢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

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為能致氣味之美莫不嗜日月也獨術者為能步虧食之數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有馬不能習必借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尚爾況堂堂天下神器可使不得法者為耶古人謂為山必因邱陵為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職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為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成法反可違耶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寬立條格俾就敘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污濫內專吏部考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主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謬戾蒞延歲月莫知所期俸給之數敘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鈔數之便宜續當議之亦不可

緩也此其大凡要須深探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衍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又在執政者得人不得爾此非臣之所能及也

為君難三邪言防欺任賢去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與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它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為臣不易臣已告之安童至為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者款陳于後
踐言 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

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櫛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臣按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也一鄉之眾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況天下之大兆民之眾事有萬變日有萬機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而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勉而竟無所持循徒汨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况因之為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柰何

為人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若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為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防欺 人之情偽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其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繫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眾寡之辨焉寡則易知眾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於知下而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昔包孝肅剛嚴峭直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財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人

厲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恃權粹吏於庭杖
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
臣謂此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
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爲是
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唯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
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
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
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
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或無功而奪者或有功也以至
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
曹適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尙可防耶大抵人君以
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
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干蹊萬
逕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任賢 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實之周行
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也然或
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
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
之況如所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
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
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徒
費廩祿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言也又有難合者
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
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
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况姦邪佞倖醜正惡
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
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
以此爾大禹聖人聞善卽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

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
去邪莫能知如以甘言卑辭誘人於惟巧也故千態萬逕而人莫能禦
如勢在近習則誘近習之類人君不察以諂為恭以訐為公以欺為
可信以佞為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
而茲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
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
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已難乎
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
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
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得民心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宜然考之
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天下其功大矣啟賢能
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才畋於洛萬姓遽仇而

去之吁可怪也漢高帝起布衣天下之士雲合景從其困滎陽也
紀信至捐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
有謀反者此又何耶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
心也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望生焉禹啟愛下既如赤
子矣民之奉上亦如父母矣今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非所以
為父母也是以失望秦楚殘暴故天下叛之漢政寬仁故天下歸
之今高帝用愛憎行誅賞非所以為寬仁也是以不平推是二者
參較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類乎此也大抵人
君即位之始多發美言詔告天下天下悅之冀其有實既而實不
能副遂怨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好獨厚
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況厚其有罪而薄其有功豈得
不怒於心耶失望之怨不平之怒鬱而不解雖曰愛之惡在其為
愛之也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言也一動也舉可
以為天下法一賞也一罰也舉可以合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

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為人君者不喜聞過為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

順天道 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庶樂業移告訐之風爲醇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猗歎偉哉未見其比也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爲務其憂也不以己之憂爲憂而以天下之憂爲憂其樂也不以己之樂爲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

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爲下民故孟子謂民爲重君爲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恆在於下恆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矣乖戾之幾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右六者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治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爲治萬不能也

農桑學校四

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臣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而可傳於後世也天之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

明俊德至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
 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是
 義也出書之首篇曰堯典曰舜典臣自十七八時已能誦說爾後
 温之復之推之衍之思之又思之苦心極力至年五十始大曉悟
 以是參諸往古而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而歷代治亂
 之迹無不合自此胸中廓然無有凝滯斷知此說實自古聖君賢
 相平天下之要道既幸得之常以語人而人之聞者忽焉泛焉莫
 以為意察其所至正如臣在十七八時蓋無臣許多思慮許多工
 夫其不能領解理固宜然閒與一二知者相與講論心融意會
 雖終日竟夕不知其有倦且怠也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
 彊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
 知斂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徒欲防人之
 欺不欲養人之善所以防者為欺也禮義以養其心則不能也
 徒患法令之難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令

自行禁誠能自今以始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毆游惰之人歸之
自止南畝歲課種樹懇諭而督行之十年以後當倉盈庫積非今日比
 矣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
 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至於平天下
 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
 今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不能是二者皆不可期也是
 道也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好生而不私唯能行此乃可好生而
 不私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
 學

慎微五定民志 慎喜怒 崇退讓 守信

定民志 夫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士安於士農安
 於農工商安於為工商則在上一人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
 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
 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

崇退讓 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崇退讓不尚勇敢則無以取天下不崇退讓則無以守天下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以不審也
慎喜怒 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遽喜喜之色見於貌喜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怒後喜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先怒是則後之喜非也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自不中變也人之揣君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者莫如近愛是以在下希進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察乃與之為地甚至無喜生喜無怒生怒在上獨以喜之怒之為當理而不知天下四方譏笑怨謗正以為不當理也最宜深念失於不守大體易於喜怒也
守信 數變已不可數失信尤不可周幽王無道不畏天不愛民

酒荒色荒故不恤方今無此何苦使人不信

班師議

郝經

易文言傳謂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乾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可以潛則潛可以見則見可以惕則惕可以躍則躍可以飛則飛五位者皆當其可聖王之德也至于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違其時是以至此極而有悔弗逮乎五位者而猶謂之亢龍德於是乎衰不足以為聖王矣故古之聖王莫不以時進退握乾知幾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知進也以天下與人不知其子而以與禹知退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知退也武王遂伐殷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螻屈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為更始殺其兄齊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故上世稱聖

王者以舜爲首其次則稱文武後世之稱聖王者以高帝爲首其次則稱光武皆知進退存亡之理時乘御天卒以龍德而位天位者也至於魏孝文雖不逮於文武高光遷都洛陽總于問罪辭順而返齊人侵較報之以兵聞喪而還進退以禮不隕師徒卒全龍德爲用夏變夷之賢主亦其次也彼馮威恃力以逞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苻堅金海陵亢而不悔者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大舜不可及已文武高光魏孝文漢武帝唐太宗後王進退有餘師矣其惟大王殿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發強剛毅足以有斷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嚮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真定于曹濮于唐鄧亟言不已未賜開允乃今事急故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皆亢龍之師也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先皇帝

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昇王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爲有命不敢自逸至于汝南旣聞凶訃卽當遣使遍告諸師各以次還修好于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于江濱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進旣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江旣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幾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旣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爲金兀朮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退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旣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疵鬪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集龍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舶大艦比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遏截于江黃津渡邀遮于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

限郢復之湖灤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聞臨安
海門已具龍舟則亦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韓世忠之儔
乎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爲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
則彼委破壁空城而去泝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精
兵健櫓突過滸黃未易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
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
江旣渡江不欲攻城旣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
其衣冠不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趣臨安曰其民
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踐蹂吾所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
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
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祇一士人賈制置汝千萬眾不能勝殺
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益禁殺人歸然一仁
上通于天久有歸志不能遂行爾然今日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
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察國

王與李行省眩髀相依在於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絕旭列
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
有狡焉或啟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
行赦令脫里赤爲斷事官行尙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
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
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
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自西南隅抵東北隅萬人敵上可
並行大軍排槎弗樓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祇有許和而歸爾復何
俟乎願殿下以祖宗爲念以社稷爲念以天下生靈爲念奮發乾
剛不爲需下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
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
騎歸渡淮乘驛直造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冰釋瓦解遣
一軍逆大行皇帝靈輿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
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

撫慰安輯召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以退為進以亡為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無亢龍之悔矣十一月二日臣經味死上進

元文類卷十三

元文類卷十四

奏議

立政議中統元年八月上

郝經

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為明聖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而已也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與草木並朽而無聞是為身者也於天下何有有志於天下者不貴也為人之所不能為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卓然與天地並沛然與造化同雷厲風飛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以為貴以為己所當為之職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後之有天下者亦莫不當然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弊窳殘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置而不脩則委而去之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弊而委則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有志於天下者則為之倡率其羣而脩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飾而新之滌蕩而潔之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

豐可以饜而飫爲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下彼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染指垂涎放飯流歎始則枵然終則哆然既飫而足并其器與其餘舉而棄之不知餒之後至矣至於神器乏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餒者眾於是羣起而爭其餘天下亂矣夫綱紀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脈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爲之脩完則小康大爲之脩完則太平故有志於天下者必爲之脩而不棄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汲汲扶持安全必至於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下之禍至某君而除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天下之未作者至某君而作配天立極繼統作帝熙鴻號於無窮若是則可謂有志於天下矣由漢以來尙志之君六七作於漢則曰高帝曰文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於三國則曰昭烈一帝於晉則曰孝武一帝於元魏則曰孝文一帝於

宇文周則曰武帝一帝於唐則曰高祖曰文皇曰玄宗曰憲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於後周則曰世宗一帝於宋則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宗凡五帝於金源則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是皆光大炳烺不辱於君人之名有功於天下甚大有德於生民甚厚人之類不至於盡亡天下不至於皆爲草木鳥獸天下之人猶知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人倫不至於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於大壞數君之力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數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雖然是數君者獨能樹立功成治定揄揚於千載之下豈不爲英主也哉其視壞法亂紀斃彝倫毒海內覆宗社碌碌以偷生子子以自蔽其爲庸懦者可爲憫笑也國家光有天下繇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攻取之計甚切而脩完之功弗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憊也蓋其幾一失而其弊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便當創法立制而不爲旣并西域滅金源蹂荆襄國勢大張兵力崛阜民物稠夥

大有為之時也苟於是時正紀綱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
天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為於是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
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恥廢則風俗亡紀
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
存而其實則無有賴社稷之靈祖宗之福兵鋒所向無不摧破穿
徹海嶽之銳跨凌宇宙之氣騰擲天地之力隆隆殷殷天下莫不
懼伏當太宗皇帝臨御之時耶律楚材為相定稅賦立造作摧宣
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別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
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相與排擯百計攻訐乘宮闈違豫
之際恣為矯誣卒使楚材憤悒以死既而牽連黨與倚疊締構援
進宵人畀之以政相與割剝天下而天下被其禍荼毒宛轉十有
餘年生民顛顛莫不引領望明君之出先皇帝初踐寶位皆以為
致治之主不世出也既而下令鳩括符璽督察郵傳遣使四出究
核徭賦以求民瘼汚吏濫官黜責殆遍其願治之心亦切也惜其

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舊弊未去新弊復生其為煩擾又益劇
甚而致治之幾又失也今皇帝陛下統承先王聖謨英略恢廓正
大有一天下之勢自金源以來綱紀禮義文物典章皆已墜沒其
緒餘土苴萬億之能一存若不大為振澡與天下更始以國朝之
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參遵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
法是亦因仍苟且終於不可為使天下後世以為無志於天下歷
代綱紀典刑至今而盡前無以貽謀後無以取法壞天地之元氣
愚生民之耳目後世之人因以竊笑而非之痛惜而歎惋也昔元
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為政典章
文物粲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為賢君王通脩元經即與為
正統是可以為監也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綠取
黃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收一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
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內外無事天下晏然法制脩明風
俗完厚真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為

賢君燕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為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
又可以為監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
能便如漢唐為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恭惟皇帝陛下睿稟仁慈
天錫勇智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於為治而為豪傑所歸
生民所望久矣但斷然有為存典章立綱紀以安天下之器不為
苟且一時之計奮揚乾綱應天革命進退黜陟使各厭伏天下不
勞而治也今自踐祚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汗登進茂
異舉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斂江上之兵先輪平之使一視
以仁兼愛兩國天下顛顛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但恐
害民餘孽扳附姦邪更相援引比飲以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
日也以有為之姿據有為之位乘有為之勢而不為有為之事與
前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必愧怍而不為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
霜堅冰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
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有有為之志而不辨姦邪於早而卻之則鑠

剛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為蓋彼姦人易合難去誘之以甘
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合無所不至不辨之於早而
拒之皆墮其計授之以柄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參政呂獻可即
以十罪章之温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害不可不速異日
諸君必受其禍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温公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
仁之勇決吾不及也夫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
亦可先見況於人乎方今之勢在於卓然有為斷之而已去舊污
立新政創法制辨人材縮結皇綱藻飾王化偃戈卻馬文致太平
陛下今日之事也毋以為難而不為毋以為易而不足為投機擊
會比隆前王政在此時毋累於宵人不惑於羣言兼聽俯納賁若
一代號為英主臣之所願也臣草木愚昧既被知遇而又遠離軒
陛下以隔越迫於事幾故不避斧鉞冒觸神威庶 黨少卻綱紀
粗立雖萬死無恨

三本書

至元五年
十月

元文類卷十四

四

陳祐

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臣陳祐謹齋沐百拜獻書於皇帝陛下臣
今越職言事事曰三本皆國家大計非不知獲罪於時也願臣起
身微賤臣之先王謂穆哥大王也拔臣於畎畝之中進臣於陛下任臣以
方面之重錫臣以虎符之榮臣叨居陛下之官食陛下之祿將踰
十年矣是以朝夕感愧每思敷陳國計効死以報陛下亦所以報
先王也儻蒙陛下察臣愚忠以臣言萬一有補於時貴以不死俾
開言路臣之幸也若以臣言狂瞽冒犯時忌其罪當死死於國計
臣之義也伏望陛下賜以燕閒之暇熟覽臣言則臣纖芥之忠由
嶽之罪舉無逃於聖鑑矣惟陛下仁聖裁之臣聞殷周漢唐之有
天下也天生創業之君必生守文之主蓋創業之君天所以定禍
亂也守文之主天所以致隆平也昔我聖朝之興也太祖皇帝龍
飛朔方雷震雲合天下響應統一四海君臨萬邦雖湯武之盛未
之有也天眷聖朝實生陛下陛下神武聖文經天緯地能盡守文
之美兼隆創業之基兆民懽康品物咸遂典章民物燦然可觀暨

遐域遠方之民上古所不能臣者陛下悉能臣之雖高宗之興殷
成康宣王之興周文景光武之興漢太宗憲宗之興唐無以過也
是以海內豪傑之士翕然嚮風咸謂天命陛下啓太平之運者有
四民望陛下樹太平之本者有三臣請條列而言之陛下昔在藩
邸之初奉辭伐罪西舉大理勢若摧枯南渡長江神於反掌此天
命陛下揚萬里之威定四方之亂將降大任於陛下即位之後內
難方殷藩王之階亂者在北逆賊之連禍者在東然天戈一指俱
從平蕩此天命陛下削藩鎮有釁之權新唐虞無爲之化將以躋
斯民於仁壽之域也臣故曰天命陛下啓太平之本者有三其一
曰太子國本建立之計宜早臣聞三代盛王有天下者皆以傳子
非不欲法堯舜禪讓之美也顧其勢有不能爾何則時俗有厚薄
之殊民情有變遷之異苟或傳非其人禍源一啓則後世爭之之
亂未易息也以是見聖人公天下之憂深矣故孟軻曰天與賢則
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夫所謂天與子者非謂天有諄諄之言告諭

人主以傳子之計也政謂時運推移無非天理聖人能與時消息
 動合天意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是以三代享祚長久至有踰六
 七百年者以其傳子之心公於為天下不私於己故也伏見聖代
 隆興不崇儲貳故授受之際天下憂危曩者建藩屏之國授諸侯
 之兵所以尊王室衛社稷實祖宗創業之弘規也迨乎中統之初
 頗異於是恃其國之大也謀傾王室者有之恃其兵之強也圖危
 社稷者有之當是之時賴陛下斷自聖衷算無遺策故總攬權綱
 則藩鎮之禍消矣深固根本則朝廷之計定矣此陛下守文之善
 經也何以言之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律令者太祖之法也陛下
 下豈欲變易舊章作為新制以快天下耳目之觀聽哉誠以時移
 事變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宗社之安而已矣由此觀之國本
 之議昭然甚明不可緩也語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
 如待時今年穀屢登四海晏然此其時矣億兆戴德侯王向化此
 其勢矣誠萬世一時也夫天與不受則違天意民望不副則失民

心失民心則可憂違天意則可懼此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伏惟
 陛下上承天意下順民心體三代宏遠之規法春秋嫡長之義內
 親九族外協萬邦建皇儲於春宮隆帝基於聖代俾入監國事出
 撫戎政絕覬覦之心壹中外之望則民心不搖邦本自固矣陛下
 蘊謙光之德縱不欲以天下傳子孫獨不念宗廟之靈社稷之重
 生民之塗炭乎願陛下熟計而為之則天下臣民之幸甚矣其二
 曰中書政本責成之任宜專臣伏見陛下勵精為治頻年以來建
 官分職綱理眾務可謂備矣曰中書曰御史曰樞密曰制國用曰
 左右部夫承命宣制奉行文書銓敘流品編齊戶口均賦役平獄
 訟此左右部之責也通漕運謹出納充府庫實倉廩百姓富饒國
 用豐備此制國用之職也脩軍政嚴武備闢疆場肅號令謹先事
 之防銷未形之患士馬精強敵人畏服此樞密之任也若夫屏貴
 近退姦邪絕臣下之威福強公室杜私門糾劾非違肅清朝野非
 御史不能也如斗之承天斟酌元氣運行四時條舉綱維著明紀

律總百揆平萬機求賢審官獻可替否內親同姓外撫四夷綏之以利鎮之以靜涵養人材變化風俗立經國之遠圖建長世之大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作新太平之化非中書不可也皇天以億兆之命懸之於陛下之手陛下父事上天子愛下民其道無他要在慎擇宰相委任責成而已欽惟陛下元首之尊也中書股肱之任也御史耳目之司也方今之宜非中書則無以尊上非御史則無以肅下下不肅則內慢上不尊則外侮內慢外侮亂之始也上尊下肅治之基也故虞書載明良之歌賈生設堂陛之論其旨豈不深且遠哉凡今之所以未臻於至治者良由法無定體人無定分政出多門不相統一故也臣謂諸外路軍民錢穀之官宜悉委中書通行遷轉其賞罰黜陟一聽於中書其善惡能否一審於御史如此則官有定名之實法有畫一之規矣又大臣貴和不貴同和於義則公道昭明有揖讓之治同於利則私怨萌生起忿爭之亂此必然之效也誠能中外戮力將相同心和若鹽梅固如金石

各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夾輔王室協贊聖猷陛下臨之以日月之明懷之以天地之量操威福之權執文武之柄俾法有定體人有定分上之使下如身之運臂臂之任指下之事上如使足之承身身之尊首各勤厥職各盡迺心夫如是天下何憂不理國勢何憂不振乎雖西北諸子未覲天顏東南一隅未霑聖化其來庭之議稱藩之奏可尅日而待不足爲陛下憂也所可憂者大臣未和大政未通羣小流言熒惑聖聽干撓庶政虧損國威摧壯士之心鉗直臣之口至使人情以緘默爲賢以盡節爲愚以告訐爲忠以直言爲諱是皆姦人敵國之幸非陛下之福也臣恐此弊不已習以成風將見私門萬啓於下公道孤立於上雖有夔臯爲臣伊周作輔亦不能善治矣陛下有垂成太平之功而復有小人基亂之釁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今大臣設有姦邪不忠竊弄威柄者御史自當言之乃其職也百官自當論之乃其分也烏在無賴小人不爲鄉黨所齒者驟興攻訐之風於朝廷之上乎臣知國家承平

吉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之口也惟陛下遠之則天下幸甚其三日人材治本選舉之方宜審臣聞君天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其來尚矣蓋天地閒有中和至順之氣生而為聰明特達之人以待時君之用是以聖王遭時定制不借材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臣愚以為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今之君臣猶古之君臣也今之人材猶古之人材也賢俊經綸之士豈皆生於曩代而獨不生於當今哉顧惟陛下求之與否爾伏見取人之法今之議者互有異同或以選舉為盡美而賤科第或以科第為至公而輕選舉是皆一己之偏見非古今之通論也夫二帝三王之下隋唐以上數千百年之閒明君睿主所得社稷之臣王霸之輔蓋亦多矣其豐功盛烈章章然著於天下後世之耳目者迹其從來亦可考也或起於耕耘或求之於版築或獵之於屠釣或遇之獻言而入侍或由薦進而登朝至於賢良方正直言孝廉貢舉之著遭際萬殊不可勝紀豈一出於科第乎自隋唐以降迄于宋金數百年間代不

乏人名臣偉器例皆以科第進豈皆一出於選舉乎及乎遇合於君聚精會神於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民論道佐時寧復有彼優此劣之閒哉夫士之處世亦猶魚之處水今魴之在河鯉之在洛人皆知之其取之之術固有筌罾罟釣之不同期於得魴得鯉則一也臣愚謂方今取士宜設三科以盡天下之材以公天下之用亡金之士以第進士并歷顯官耆年宿德老成之人分布臺省諮詢典故一也內則將相公卿大夫各舉所知外則府尹州牧歲貢有差進賢良則受賞進不肖則受罰二也頒降詔書布告天下限以某年開設科舉三也三科之外繼以門廕勞効參之可謂才德兼收勳賢並進如此則人人自勵安敢苟且庶幾野無遺材多士盈朝將相得人於上守令稱職於下時雍丕變政化日新陛下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夫天下猶重器也器之安危置之在人陛下誠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基宗社於磐石之固可不求材為急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斯之謂歟抑臣又聞凡人臣進

深計之言於上自古為難昔漢賈誼當文帝治平之世建言諸侯
強大將不利於社稷警猶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
然因謂之安甚非安上全下之計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可謂
切中時病矣然當時舉皆以誼言為過故帝雖嘉之而不能行逮
景帝之世七國連兵幾危漢室誼之言始驗於此矣董仲舒當武
帝窮兵黷武之初重斂苛刑之際一踵亡秦之餘敝唯崇尚虛文
而欲求至治仲舒以為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警之
琴瑟不調甚者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鼓耳又言臨
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可謂深識治體
矣然當時舉朝皆以其言為迂故帝雖納之而不果行逮季年之
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帝於是發仁聖之言下哀痛之詔仲舒之
言實驗於此矣向若文帝用賈誼之言武帝行仲舒之策其禍亂
之極必不至此漢之為漢又豈止如是而已哉暨乎有唐馭宇太
宗皇帝清明在躬以納諫為心而魏徵之倫恥其君不及堯舜是

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聽聽無不行故能身致太平比功較德優邁
前主矣臣誠才識駑鈍不足以比擬前賢如霄壤涇渭固自有間
然於遭逢聖明誠懇懇志在納忠其義一也臣請以人身之計
言之且冬之祁寒夏之甚暑此天時變于上者也在脩人事以應
之故祁寒則衣之以裘甚暑則服之以葛非人情惡常而好變也
蓋亦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康寧其身而已矣或者安於循習
昧於變通冬之裘且加於流火鑠金之夏夏之葛苟施乎堅冰坼
地之冬將見嚴酷厲人危在朝夕矣又烏能答天地之正算養喬
松之上壽哉國計安危理亦如此臣愚切謂三本之策若施之於
太祖用武之世有所未遑行之於陛下文明之時誠得其宜矣此
是天下之公論非臣一人之私意也願陛下不以人廢言力而行
之則可以塞禍亂之源可以明太平之化可以保子孫於萬世可
以福蒼生於無窮矣臣猥寄外藩不明大體加以性識愚戇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論盧世榮姦邪狀

陳天祥

竊惟御史臺受國家腹心之寄為朝廷耳目之司選置官僚扶持國政肅清風憲鎮遏姦邪卑職等在內外百司之間伺察非違知無不糾非於人有宿讎私怨而懷報復之心也蓋於國家事體所繫者大臣子之分不得不然往者阿合馬以梟獍之資處鈞軸之重內懷陰狡外事欺謾專擅朝權收羅姦黨子姪親戚分制州軍腹心爪牙布滿中外威福由己生殺任情稔惡之心為謀不淺實賴聖上洪福幸殞其命妻子誅竄無有子遺此乃前途之覆車後人之明鑑也於其貪暴曠代罕聞遺毒於今未能湔洗人思至元之初數年之治莫能忘也去春安童大丞相自遠而還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復膺柄用再整宏綱思仰治期謂可立待十一月二十八日忽聞丞相果承恩命復領中書省事貴賤老幼喜動京師繼而知有前江西道權茶轉運使盧世榮者亦拜中書右丞中外喧譁皆云彼實阿合馬黨人乃當時貪橫之尤者訪其根因來

歷往往能道本末之詳今自罪廢中僥倖崛起率爾驟當宰相之任分布黨與內外連結見者為之寒心聞之莫不驚駭斯乃生民休戚之所關國家利害之所繫事之大者莫大於此卑職食祿居官任當言路舍此不言將復何用且宰相之於國家猶棟梁之於巨室也所居職任荷負非輕非有才望厭服人心必致將來傾覆之患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傳曰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龜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由是言之置立相臣豈容不審彼盧世榮者素無文藝亦無武功實由趨附賊臣阿合馬濫獲進用始憑商販之資圖欲白身入仕輿賊輦賄輸送其門所獻不克又別立與欠少課銀一千定文卷買充江西道權茶轉運使其於任所靡有不為所犯賊私動以萬計其隱秘者固難悉舉惟發露者乃可明言凡其受取於人及所盜官物通計鈔二萬九千一百一十九錠金二十五錠銀一百六十八錠茶引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八引馬二十五匹玉器七件其餘繁雜物件今皆不錄已經追

納到官及未納見合追徵者俱有文案人所共知今竟不悟前非
狂悖愈甚以苛刻爲自安之策以誅求爲干進之門既懷無饜之
心廣設貪奪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其位在丞相之下
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跖之徒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惡於
當代亦恐取笑於將來朝廷信其虛誕之說用居相職名爲試驗
實授正權校其能敗闕如此考其行毫髮無構斯皆既往之眞踪
可謂已然之明驗若謂必須再試止可敘以他官宰相之權豈宜
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與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無能
效所損或輕今乃捐相位試驗賢愚亦猶捨美錦較量工拙脫致
隳壞悔將何追雖有良工在傍亦莫如之何矣今也丞相以孤忠
在上渠輩以同志合從中間縱有一二善人勢亦安能與彼相抗
惟以一齊人之語甯堪眾楚人之咻終恐事效無徵同歸不勝其
任自古國有名賢不能信任而爲羣小所沮以致大事隳廢者多
矣如樂毅之於燕屈平之於楚廉頗之爲趙將子胥之爲吳臣漢

蕭望之楊震之流唐陸宣公裴度之類千數百年之後讀其傳想
其人無不斂容而長歎者今丞相亦國家之名賢也時政治與不
治民心安與不安繫在丞相用與不用之間耳又如玉昔帖木兒
大夫伯顏丞相皆爲天下之所敬仰海內之所瞻依者朝廷果實
專任此三名相事無大小必取決而後行無使餘人有所阻撓仍
須三相博採眾議於內外耆舊之中取其聲望素著眾所推尊者
爲之參贊則天下之才悉展効用能者各得盡其能善者皆得行
其善此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爲今致治之方莫有過
於此者又安用掎克者在位倚以爲治哉如以三相總其綱領羣
才各得其職下順民欲上合天心兆庶之氣旣和天地之和斯應
天地交而品物遂風雨調而年事稔上天所賜獲益良多若聽聚
斂之人專爲刻剝之計民力旣困國用遂空兆庶誠有慘傷天地
必生災異水旱相仍螟蝗作孽年歲荒窘百姓流離於其所損亦
豈輕哉愚嘗推校事理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

元文類卷十四
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完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昔魯哀公欲重斂於民間於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此推之民必須賦輕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歷考前代國家因其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貧困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薄賦輕徭者天下未嘗不安也急征暴斂者天下未嘗不危也故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誠以爲聚斂之患過於盜賊莫斯爲甚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能取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今盧世榮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己之榮廣邀增美之功不恤顛連之患期錙銖之悉取帥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讎爲國斂怨果欲不爲國家有遠慮惟取速效於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道旣已不存斂財之方亦何所賴將見民間由

此彫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勝言者計本人任事以來百有餘日驗其事迹備有顯明今取本人所行與所言已不相副者昭舉數事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課程增添三百萬錠不取於民而能自辦今卻迫脅諸路官司勒令盡數包認始言能令民皆快樂凡今所爲無非敗法擾民之事旣及於民者民已不堪其生未及於民者民又難爲後慮若不早有更張須其所行自弊蠹雖除去本病已深始嫌曲突移薪終見焦頭爛額事至於此救將何及所謂早有更張者宜將本人移置他處量與一職待其行事果異於前治政實有成效然後陞用未以爲遲不使驟專非分之任無令致有橫侈之權則朝廷無將來後悔之患本人無阿合馬喪家之禍君臣父子之間上下兩全其美非惟國家之幸實亦本人之大幸也彼心能自審此卑職必不是憎如或不然亦何敢避患亦知阿附權要則寵榮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

事在國家關係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又況阿合馬事敗之後
朝臣以當時不言之故致蒙聖旨詰讓者多矣今卑職忝預言官
適值有此若復默無一語實有懼於將來正須盡此愚直之心庶
免知而不言之責既已言矣敬聽所裁俯伏於茲待罪而起

元文類卷十四

元文類卷十五

奏議

諫幸五臺元貞二年五月上

李元禮

臣聞古人有言曰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
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今朝廷雖不設諫
官監察御史職當言路即諫官也烏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以裨
益聖治萬分之一哉伏見五臺勸建寺宇土木既興工匠夫役不
下數萬人附近數路州縣供億煩重男不暇耕女不暇織百物踊
貴則民將有不聊生者矣又聞太后親臨五臺布施金幣廣資福
利其不可行者有五何則時當盛夏禾稼方茂百姓歲計全仰秋
成扈從經過千乘萬騎不無蹂躪其不可一也太后春秋已高親
勞聖體往復暑途數千里山川險惡不避風日輕冒霧露萬一調
養失宜悔將無及其不可二也陛下即位以來遵守祖宗成憲正
當兢業持盈之日凡上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之則書而不法

將焉用之其不可三也夫財不天來皆出於民今朝廷費用百倍昔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其不可四也佛者本西方聖人以慈悲方便為教不與物競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獻亦不為怒今太后為國家為蒼生崇奉祈福福未獲受而先勞聖體聖天子曠定省之禮軫思親之懷其不可五也伏願中路迴轅端居深宮儉以養德靜以頤神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心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待祈福而福自至矣臣元禮謬當言路不避僭越而惓惓不已者誠以臣子愛君之心切冀其一悟聖聰與其受不言之責寧獲敢言之罪天下幸甚

建白一十五事

馬祖常

竊惟古者建立言事之官非徒撻拾百官短長照刷諸司文案蓋亦拾遺補闕振舉綱維上有關於社稷下有係乎民人禮文風俗治體所存名爵謚贈政理斯在教化有方則善惡自別設施有法則緩急自明重穀則農自勤定制則官自守修武則先郵兵嚴試

則可勸吏事欲究其本末言似涉於繁蕪統論難悉條析易陳所有建白一十五件逐一開具如左伏請聞奏施行

- 一夫惟天子者上承天下紹祖宗社稷是寄黎庶是戴崇高尊大無與比隆奉養當極其精美保愛當極其嚴密大而一飲一食小而一噉一笑若調攝玉體凝順中和則清明在躬淑善感應欽觀皇上仁心如堯儉德如禹伏願重以承天地祖宗之鴻業於進御之間當以玉食宜乎榮衛者為先至於酒醴固是穀麥所釀然更乞於進御之際命近侍臣鄰思一獻百拜之義則天下生靈不勝幸甚
- 一郊祀者國之大禮在古所隆欽惟聖上仁慈孝敬度越百王伏願今後郊祀之日大駕親有事於南郊親裸于太室則天地蒼貺神明降禧薄海內外咸仰聖德太平之福羣生幸甚
- 一大內正衙古之帝王朝百官之地今大明殿是也觀闕盤鬱城雉繚環祖宗之所御黎庶之所瞻今聖主謙德彌恭尙居東

宮之舊竊慮民物觀聽有所未喻伏願賜御大明正衙鎮服華
夏統體天地何以言之譬日月星辰順居次舍則萬物被光羣
生仰明

一百官朝見奏事古有朝儀今國家有天下百年典章文物悉
宜粲然光于前代況欽遇聖德文明之主如科舉取士吏員降
等之類屢復古制惟朝儀之典不講而行使後世無所鑒觀則
於國家太平禮樂之盛實爲闕遺且夫羣臣奏對之際御史執
簡史官執筆縉紳珮玉儼然左右則雖有懷姦利乞官賞者亦
不敢公出諸口如蒙聞奏命中書省會集文翰衙門官員究講
參酌古今之宜或三日二日一常朝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
一古之爲治蓋有禮樂非徒事刑法之末也夫有道之世措置
施設悉存禮樂之義欽惟聖上君德昭然孝慈純備嚮居潛邸
招致天下儒學之臣延納海內知名之士禮樂文物洽乎聖性
故踐位以來進儒術而抑吏道卻珍禽而絕游畋清心寡欲民

物豐阜其用儒之效固已驗矣獨未聞今皇儲左右天下儒學
之臣有幾海內知名之士有幾也伏願憲臺聞奏乞賜依準治
古之法命朝臣集議典制請行皇太子視學齒胄之禮明示天
下教化之本雖道德之躬仁孝溫文固已篤至然聞見習熟又
在薰陶此實係國家萬世之福卑職先上疏特請選擇師傅左
右之人至今未蒙施行然區區之情實念及此不勝切至之甚
一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三府掾史雖職掌文書亦日佐大臣
決理政務伏請聞奏設立律學算學博士命隨朝二品三品正
流衙門吏人欲求轉補三府掾史者就其所業於律學算學博
士之前應試依科舉差監察御史監試吏禮部官知舉每一周
歲試舉一次則三府有得人之實下無躁進營求之私試中之
人不必限以出身之高下不中者發下本役考滿不得過從七
品仍預照會施行則立賢無方公道不偏

一諸道宣慰司除吐蕃南詔兩廣福建外如淮東浙東荆南山

東四道並爲無用徒月費俸廩坐養官吏而已如依準前代制就令一道重鎮路分總管達魯花赤帶受本道宣慰使等職名鈐轄數路上不煩朝廷虛設職官人吏下不使數路官府牽制煩復無益於事

一諸翼軍官自萬戶下至百戶子弟承襲父兄之職者合參酌古今之宜設立武舉並須習學兵法武藝如蒙古色目人只試以武藝如願試兵法中者陞階漢人兼試兵法武藝中式者方許承襲如布衣之士願試及中者於各翼或不敘或戶絕等歇空相應名闕內擢用如此庶使武備不弛軍政稍嚴保大定功之事爲體不輕必若今日難於更張則四方宣力老將既已病死承襲驕脆子弟但知酒色裘馬爲華好一旦直欲冒矢石執干戈以犯勅敵不惟本人自取肝腦塗地從軍將吏死復何辜卑職歷觀前古之迹其禍患弊病未有不生於太平之世竊慮及此伏乞施行

一司徒司空皆古三公之流人臣名爵無極此位比者聖上踐祚之初沙汰冗濫尤慎此官近歲屢有雜人等如沈宗攝汪元昌輩亦受司空司徒切慮天下後世傳爲口實非便

一親民之官守令爲急然守令者緣係朝廷遷除之人才或不良心亦知懼而行省所差府州司縣提控案牘都吏目典史之徒往往恃其名役之細微縱其姦猾舞文弄法操制官長傾詐庶民蓋此徒出自貼書小吏數十年間轉充是役卑職頃居田畝嘗聞此等言曰我等身無品級子無廕敘原此初心謂之無賴而令竊弄府州司縣之權剝刻單弱以肥其孥良可憫歎如蒙聞奏命中書省除各路存留官經歷知事照磨外其餘革去請參酌古制令各州判官僉書州事各縣主簿勾稽本縣文簿實爲官制不紊體統稍均人既有名事自不苟爲係於民不細伏乞施行

一命將守邊國之司命然御將之方當盡其道毫銖一失利害

懸絕要先知其艱難勞苦之情平居使之順其逸樂略其深文
密法而不責其小廉曲謹然後效死也易是為御將之道夫將
不可不擇也擇而用之勿疑不疑則專專則重重則可倚倚之
而不效則召而殺之無輕召之理今近歲連召北邊大將似涉
輕易古語云臨敵易將非策也竊慮及此伏乞聞奏施行
一漢軍征成嶺海之南歲病而死者十率七八其所屬軍官利
在危殆之際必用資財擬指軍人北方本家所有孳畜田產厚
息借貸準折還納終致破產不敢有詞夫以世襲軍官蠶食部
下行伍深可哀痛今後如蒙將在嶺海及漳汀等數處征戍軍
人果有病患除官為看醫外其貧苦闕用之人比及取發封裝
以來宜令本處有司約量借放封裝到日撥除還官並不收息
或應借貸而不借貸不應借貸而借貸者從本道廉訪司體察
究治如此庶不致中原軍戶日蹙軍官日富
一侍衛親軍根本所係宜令各衛指揮使立時教閱練習武藝

膂力訓養精銳則萬一應卒得用仍除鎮衛守把外不令與官
員作工蓋造役使勞苦幸甚

一太常定諡古今美制欲使姦人知懼於死後善人有歡於生
前近歲諡號之稱不公殊甚如今後太常定諡不公宜令監察
御史糾彈庶使輿情稍伸國典不曠

一農穀天下之本也四民則以農為次百貨則以穀為首操布
帛之重輕關生民之休戚者穀為急焉而近年工商淫侈游手
眾多驅墾畝之業就市井之末蓋為政者失勸農之道焉今後
乞將各路府州縣達魯花赤專管諸軍奧魯總管知府知州縣
尹專勸農事事既歸一功仍可就更講究重穀勸農之方畫一
開坐行下有司遵守如民有馬牛驢畜遞相食踐田苗并彼此
爭告田土疆界不實等罪名及民間婚姻債負拖欠金銀資財
許得以穀贖罪準折輕資之類果有力田之人縣州勸農官等
就於見在錢糧內撥賞束帛豚酒然後開申不實者許廉訪司

體察如此旌異慰勞行之數年必有成效

建言五事

許約

伏觀世祖皇帝登極詔書有曰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也切惟官有未備政有未舉正賴後聖補之方今天下官職咸備治具畢張其所以輔成先朝之弘規者多矣然於天朝盛典顧尙有未暇舉行者約以不才猥當言路切有管見五事伏冀采擇一曰開經筵所以資聖學也二曰立諫官所以隆大業也三曰祀勳臣所以勸有功也四曰定配享所以明道統也五曰廣薦舉所以求遺逸也縷陳如左合行具呈御史臺聞奏施行

一曰開經筵夫經筵之設將以講明正學培養君德所謂經筵侍講與今翰林侍講侍讀名同而實異自漢唐以來人君聽講經史者多矣至唐穆宗始召韋處厚路隋爲侍讀命講詩書至宋司馬光程頤嘗充是選此卽經筵侍講崇政殿說書也世祖皇帝嘗令左丞許衡具六經中有益於政事者進講裕皇在東

宮時亦嘗令賓客宋衙日講尙書今聖上崇尚儒雅厲精求治凡可以興太平者莫不舉行唯經筵之制未能復古縱有爲之建明者而有司行移翰林令侍講侍讀就充是職殊不知其職所掌實不同也今莫若於在廷諸臣中擇其學問正大義理精明者二員俾爲經筵講讀官於經史中擇有補於世道時政者進講不必屑屑於章句但舉其大義質諸政事明天地性命之理古今治亂之原君子小人之辨學術邪正之分又選近臣二員領其事伺聖上清燕爲之引進導達或半月一講或一月一講仍預令翰林編集世祖嘉言聖德與凡政事之弛張賢哲之謀謨人材之進退財用之出納及命將出師混一區宇遠謀宏略類爲一書如貞觀政要每遇經筵必先令講讀一二條次及經史其於治道實非小補

二曰立諫官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有爭臣五人大夫有爭臣三人其職卽漢之諫議大夫與近世左右司諫正言也考

之前代并隸中書省古之賢君不惟善納諫又屢賞諫臣導之使諫是以能成至治傳有之賞諫臣者國必興今百司庶府已備獨諫官猶未設誠爲曠典伏望於廷臣中選其色溫氣和進止從容明先王之道合乎當今之宜不激切以沽名不矯亢以立異者二員俾爲諫議大夫使之開陳治道啟沃聖心此誠當今要務也孟子云責難於君謂之恭況吾皇聰明仁聖不以爲難必能賞諫臣以來天下之善言矣

三曰祀勳臣大禘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禘于太祖則知當時功臣與祭故末章明言伊尹也盤庚告羣臣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知功臣配享實始於殷孔安國曰古者錄功臣配食于廟祭于大烝烝冬祭也謂之大者物成眾多之時其祭於三時爲大也孔穎達曰近代以來功臣配食各配其所事之君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此功臣配享之見於經者也故唐以房玄齡高士廉屈突通配

食太宗以馬周張行成李勣配食高宗宋以趙普曹彬配食太祖以薛居正潘美石熙載配食太宗其餘各以功臣配此功臣配享之見於史者也欽惟我朝自太祖皇帝肇起朔方奄有區宇開國元勳皆蒙古大臣表表見於世者甚多今國家除薦新外十月上旬大祭誠合古者冬祭大烝之禮宜以功臣配享不惟不忘舊勳實有以勉厲羣臣雖古人泰山若礪黃河如帶之意何以過此望令近臣講究太祖以來蒙古大臣各配食於所事列帝之庭是誠一代之盛典傳諸無窮矣

四曰定配享自唐祀夫子配以顏子至宋陞孟子與顏子並配然當時未知道統之傳也自伊洛之學興性理之說明始以顏曾思孟並列於夫子之左蓋得夫子之傳者顏曾子思也得曾思之傳者孟子也道統之傳於是得其序矣故江南諸路廟學皆以四子並配以子張居七十二子之首自兩廡升於十哲以補曾子之闕雖云亡宋之制然綱常名教所係此當因而不當

革者也今京師廟學與河北諸路府學並循亡金之舊左顏右
孟與夫子並居南面奚有是理哉孟子學於子思子思學於曾
子是知孟子乃曾子門人之弟子曾子乃孟子師之師也今屈
曾子於從祀之中降子思於廊廡之末師之師不過一籩一豆
門人弟子牲牢幣帛一與先聖等又豈有是理哉況今天下一
家同軌同文豈容南北之禮各異也或謂學校所以明人倫然
路點皆父也回參皆子也子先父食於理安乎竊以為不然蓋
廟學乃國家通祀猶朝廷之禮也父為庶僚子為宰職各以其
德與勳也如遇朝會殿庭班列則父雖尊安能超之子哉殊
不知抑私親而昭公道尊道統以崇正學乃所以明人倫也如
今序傳道之配使顏曾思孟並列於夫子之左虛其右隅以避
古者神位之方自兩廡升子張於十哲以補曾子之闕不惟先
儒師弟之禮不廢使南北無二制天下無異禮亦可以見我朝
明道統得禮之中足以垂世無窮矣

五曰舉遺逸天生一世之才足以供一世之用顧其用之者何
如爾科舉之法實始於隋唐後世因之而科舉益盛然科舉與
辟舉之法並行故唐之人才為盛然房杜裴郭諸公未必盡出
於科目也宋起孫明復於泰山而處之胄監拔蘇洵於眉山而
進之容臺擢程頤於西洛而賓之講筵所以尊尚有德自足以
聳動天下而人才之盛職此之由今罷薦舉獨行科舉之法命
有司以防姦欺設邏卒以檢懷挾功名之士不拘小節固不以
為嫌彼恬退高蹈之士必不屑就大抵科目固足以得士亦豈
能盡得天下之賢中人已下之資可以利誘若學際天人道全
體用者安肯決榮辱於三場競是非於寸晷哉當於科目之外
別立薦舉之法若學行兼備肥遯林泉不求聞達不屑科目者
聽所在保舉待以不次夫如是不徒有以獎拔恬退而野無遺
賢之美溢於唐虞矣

太廟室次議

劉致

竊以禮莫大於宗廟蓋宗廟者天下國家之本禮樂刑政之所出也唐虞三代漢晉唐宋靡不由之洪惟聖元龍興朔陲聖聖相承積德累功百有餘年大經大法固已遠追唐虞三代而宗廟未有
 一定之制方聖天子繼統之初眾正登庸之日定一代不刊之典而為萬世法程正在今日適茲新廟告成奉遷伊邇其合於禮而
 宜於今者固當議而行之也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孫毓曰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賈公彥曰后稷
 居中昭處於東穆處於西古者父子不並坐昭穆所以別父子遠
 近親疏之序而使不亂也兄弟共為一世昭皆為昭穆皆為穆七
 世而止唐增為九世十二室趙宋因之為十二室世有定數而室
 無定數其室次以西為上太祖居西夾之東為第一室以下各序
 昭穆次第而東聖朝取唐宋之制定為九世遂以舊廟八室而為
 六世太祖居中為第一室為一世睿宗居西為第二室為一世世
 祖又西為第三室為一世裕宗又西為第四室為一世順宗居太

祖之東為第五世成宗又東為第六室兄弟二室同一世武宗又
 東為第七室仁宗又東為第八室以無餘室結綵殿於東壁近南
 兄弟二室為一世故八室止為六世其制頗與賈公彥后稷居中
 之制相近而昭穆不分父子並坐不合禮經新廟之制一十五間
 東西二間為夾室安奉太祖皇帝為萬世不遷之祖所存十室太
 祖既居中則唐宋之制不可依惟當以賈公彥昭穆次序而列之
 也父為昭子為穆則睿宗當居太祖之東為昭之第一世世祖居
 西為穆之第一世裕宗居東為昭之第二世兄弟共為一世則成
 宗順宗顯宗三室皆當居西為穆之第二世武宗仁宗二室皆當
 居東為昭之第三世英宗居西為穆之第三世昭之后居左穆之
 后居右西以左為上東以右為上苟或如此則昭穆分明秩然有
 序不違禮經昭合事宜誠一代不刊之典可為萬世法程也若以
 舊廟為累朝定依室次於新廟遷安則顯宗躋順宗之上為東之
 第一室居裕宗之下則為西之第五室顯宗之室定而英宗之室

始可議焉蓋顯宗在東則仁宗以下更無餘室顯宗在西則英宗當祔仁宗之下以禮言之春秋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書曰逆祀及定公正其序書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然僖公猶是有位之君尚不可居弟之上況未嘗正位者乎若以此言之則成宗宜居上順宗次之顯宗又次之若以國家兄弟長次言之則顯宗固當居上順宗次之成宗又次之英宗居西祔裕宗之下則兄躋弟上猶為逆祀而孫居父祖之上可乎國家雖曰以右為尊然古人所尚或左或右初無定制古人右社稷而左宗廟國家宗廟亦居東方蓋謂之所當然也豈有建宗廟之方位既依禮經而宗廟之昭穆反不應禮經者乎且於今之朝賀或祭祀宰相獻官分班而立居西則尚左居東則尚右及行禮就位則西者復尚右東者復尚左矣公私大小燕會亦然但人不之察耳致職居博士宗廟禮文之事所宜建明然事大體重宜從使院詳酌行移集議取自聖裁

真定玉華宮罷遣太常禮樂議

元承真

竊聞天子七廟萬世之通義三代以還莫違茲道原廟之制隆古未聞漢孝惠從叔孫通之請始詔有司立原廟遂有衣冠月出遊之名其後郡國所在因各立廟至元帝永平四年貢禹奏郡國祖宗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罷之謹按尚書黷於祭祀時為弗欽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君不祭於臣僕之家伏觀聖朝建立七廟崇奉孝享可謂至矣而睿宗皇帝神御別在真定路玉華宮竊惟有功德於天下者莫如太祖皇帝世祖皇帝太祖皇帝不聞有原廟世祖皇帝神御奉安大聖壽萬安寺歲時差官以家人禮祭供不用太常禮樂今玉華宮原廟列在郡國又非龍興降誕之地主者以臣僕之賤供奉御容非禮之甚伏望朝廷稽前漢故事致隆太廟玉華宮照依京師諸寺影堂例止命有司以時祭供罷遣太常禮樂非獨聖朝得典禮之正而在天之靈無褻黷之煩而禮官免失禮之責矣

